



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城中,西南部博斯坦德区的洗星海大街,是以广东番禺人洗星海命名的街道。需要更新的固有所知,远远不止这些,还有洗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、民间友人的故事,细微之处结下深厚的友情!在阿拉木图,许多人知道拜卡达莫夫街,洗星海街,两条街道是平行关系,却不知道,还有一条街道与它们共同存在且平行,那就是伊万诺夫街,以中哈三位音乐家名字命名的,三条平行的街道。三位音乐家生前为各自的艺术理想奔波劳碌,谁能想到,他们百年后竟以这样的方式“日夜相守”!回顾洗星海短暂生命里的音乐创作,如夏花般绚烂。在哈萨克斯坦,他完成了众多作品:交响组曲《后方》《满江红》,第二交响乐《神圣之战》,交响诗《阿曼盖尔达》《诗歌十首》《中国狂想曲》,改编哈萨克民歌以及其他作品。洗星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音乐家,也是哈萨克斯坦人民的音乐家。



风雅颂

人民音乐家

◎刘妍

一个人,一条街道,一座城市。唐朝大家韩愈曾曰:“今之所以知古,后之所以知今,不可口传,必凭诸史。”古往今来,著书立说,确是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的一种常规路径。而今人的方式,更喜欢具象的,摸得着、看得见的。比如说,以人名命名一条街道的称呼。

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城中,西南部博斯坦德区的洗星海大街,是以广东番禺人洗星海命名的街道。放眼“地球村”,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并不少见!1975年,获得民族独立后的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,为表达对中国人民支持莫桑比克民族解放事业的感激之情,遂将首都最为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“毛泽东大道”。又如,1979年10月,法国政府将戈德弗鲁瓦街改名为周恩来纪念碑,至今仍保存,门口铜质浮雕头像下刻着“周恩来”三个金字。除了中文,还有法语的浮雕说明:“周恩来,1922-1924年在法国期间,住在这所房子里。”人民的好总理,除国人无比热爱、中国人打卡胜地外,还吸引了不少“地球村”的其他“村民”驻足、观摩、摄影、询问。再如,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北郊约50公里的斯拉维诺村内,有一个别墅区,在俄罗斯著名眼科专家、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费奥多罗夫的提议下,1997年5月,该区区内七百多米长的主要街道被命名为“邓小平街”。费奥多罗夫喜欢邓小平的名言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,欣赏伟人为中国社会作出的卓越贡献。此外,还有美国曼哈顿的“林则徐街”,古城马六甲的“郑和将军路”,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“叶亚来路、叶亚石路、叶观盛路、赵煜路、陆佑路、朱晴溪路、洪成路、辛炳路”等,整个马来西亚,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约八十条,数量可观。而在哈萨克斯坦,以华人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街道,目前只有广东番禺人洗星海。

东西走向的洗星海大街,真不长。外观破旧的五层楼房,矗立在绿荫之间,偶尔绿树顶上冒出了楼顶。在一家国内著名公司的哈萨克斯坦分公司,担任董事的TIMA,热心地为我做俄语翻译。他介绍,或许是洗星海的缘故,许多中国游人到阿拉木图,都喜欢到此打卡、拍照留影。这条老街,因为中国人洗星海而名声在外,本地人越来越熟悉。伴随着这种熟悉感、欢喜感,这里的地价越来越贵。我抬头四顾,未见新楼房,表示不信,提出质疑。较真的TIMA双眼瞪大了,拉着我的手快走了几步。在纪念碑后二十余米,有灰色建筑,十余层。“这是新楼,眼见为实吧?”一本正经的TIMA严肃地说道。后了解,新楼房是近年盖的,刷新了该区域楼价单价新高。转而又想,这里是阿拉木图,不是国内的北上广,楼房的容积率 and 街道的人口密度都不能与之比较。我脑海中固有的知识和经验需要更新。这里的城市规划用一张“大饼”形容比较合适。既然是“饼”,其“大”自然需要“摊”。“摊”的过程多少有些随意,有些不拘小节,多少有些思维跳跃和肆意妄为。

那个满怀爱意为我摘枇杷的少年、那个内心孤独渴望母爱的少年,如今的你,过得怎么样了?是否已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?我想对你说,人生总有失去与坎坷。在各自的际遇里,我们需要学会将寂寞与痛苦转化为思念与动力,把每一天都过得热辣滚烫!

被辜负的枇杷

◎秋鸽

五月枇杷满树金。春末夏初,正是品尝枇杷的好时节。在诸多时令水果中,我独爱枇杷。那成熟的枇杷,果皮柔软、果肉多汁,酸酸甜甜,口感爽滑,恰似农人的朴实无华。每咬一口,似是与内心的返璞归真撞个满怀!

仍记得驻村扶贫的那一年。村里的山坡、路边,农家的房前屋后,枇杷树随处可见,四季常青,亭亭如盖。每当五月来临,枇杷成熟之际,绿叶间便跃出簇簇金黄的果实,与周围色彩形成鲜明对比,既超凡脱俗,又透出烟火气般的暖意。

我的结对帮扶对象是一对父子。父亲四十多岁,清瘦而体弱,因哮喘无法干重体力活,只能以捡废品维持生计。儿子十岁,黑黑的圆脸衬得牙齿格外白,一双圆溜溜的眼睛,看人时怯怯的,穿着不太合身的旧衣裳。听村干部说,他患有比较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,需要长期服药。他们居住在只有一个两间房的平房里,孩子妈妈早年离家打工,再无音信!初次踏入他们家,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——家中一贫如洗,仅有一张桌子、一张高凳和一条长凳。寒冷的冬天,床上却铺着薄薄的草席,衣物随意地堆放在纸盒里。也许,屋前的两棵枇杷树便是他们最珍贵的家当了!

需要更新的固有所知,远远不止这些,还有

洗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、民间友人的故事,细微之处结下深厚的友情!在接下来的数日里,我听到许多名字,如,拜卡达莫夫(又译为巴伊卡达莫夫)、伊万诺夫·索科尔斯基、维利康诺夫、哈米奇、茹巴诺夫、布鲁西洛夫斯基、布尔克、毕雅科夫、科依什巴耶夫、叶谢托夫、扎古伯夫、科斯莫夫以及达娜什·拜卡达莫娃(又译为达伊娜·拜卡达莫娃)等,此处不一列举。

洗星海的童年在新加坡度过,青少年时期在广东广州,后到上海求学,法国留学,回国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。生活和学习的复杂经历,将他的意志打磨得坚如磐石、坚韧不拔。洗星海在同辈和同龄人中已是佼佼者。他掌握的语言不少,如汉语、粤语,还有英语和法语。然而,不懂俄语和哈萨克语的他,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国。加之当时处于特殊时期,他不能暴露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,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是英语,时刻提防,小心谨慎!

如此这般,提着脑袋过日子不说,饥寒交迫、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。阿拉木图地处三面环山,山再高,终有高度的阈值。冷空气爬升遇到更冷的气流,顺下山势下穿时变成了雨,飘雨的日子,阿拉木图是一场秋雨一场凉!冷空气在峡谷、盆地、河谷中横冲直撞,雨与风的合体,人的体感比实际温度还要湿冷。洗星海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,于1942年年底,从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辗转漂泊来到了阿拉木图。1940年5月11日,洗星海从延安出发时,一直使用“黄训”这一化名,由始至终。战争时期、特殊时期,国之边境人员,人事情况复杂多变,延安相关方面建议星海同志采用化名、隐藏真名。星海与妻子钱韵玲商定,化名“黄训”——姓“黄”取自星海母亲黄苏英的姓氏,名“训”取自钱韵玲母亲王德训中最后一个字。由此,“黄训”一路走走停停,到了西安、到了莫斯科,回到乌兰巴托,转到阿拉木图,回国无望后,继而北上到了科斯塔奈州。科斯塔奈州辖区与今俄罗斯接壤,气候更为寒冷,生活条件和基础条件较为艰苦和恶劣。

在阿拉木图,许多人知道拜卡达莫夫街、洗星海街,两条街道是平行关系,却不知道,还有一条街道与它们共同存在且平行,那就是伊万诺夫街,以中哈三位音乐家名字命名的,三条平行的街道。三位音乐家生前为各自的艺术理想奔波劳碌,谁能想到,他们百年后竟以这样的方式“日夜相守”!不知道伊万诺夫街存在的包括拜卡达莫夫的二女儿,大学里教经济学的教授阿依古丽。站在纪念碑前,她耐心地向我介绍所知道的关于洗星海的一切。“如果不是今天到现场,看了智能地图,我都不知道有伊万诺夫街。”阿依古丽说,老朋友百年后以这种方式聚在一起,他们不寂寞!

阿依古丽说,其父亲拜卡达莫夫是上世纪

30年代的师范毕业生,业余作曲。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当地的音乐学院,50年代毕业,后成为哈萨克斯坦著名合唱音乐作曲家。准确地说,其父亲见到洗星海时,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。“父亲在阿拉木图的作曲家协会,见到了身边有几个木箱子的黄训。”木箱里大部分都放着珍贵的五线谱。父亲将黄训带回姑姑达娜什·拜卡达莫娃家。姑姑在世时,常常向阿依古丽讲述初见黄训时的情景。“瘦得皮包骨,面部颧骨凸显,轮廓清晰,一张被削尖了的脸,双眼皮肿,头发稀少,后脑勺可见。”正值盛年的洗星海,生活的艰辛与拮据,对艺术付出的心血,归国途中的不畅,思念的灼心与焦虑,肉眼可见!姑姑家的房子是爷爷的,距离现在的洗星海大街有五六公里,系列搬迁和改造,早已被拆除。原址没了房子,杂草丛生。在阿拉木图的日子里,大部分时间在姑姑家住,有一小段时间也曾到相距不远的伊万诺夫家暂住。

将陌生人带回家,而且是刚刚失去丈夫和爸爸的姑姑家,这一连串事件,即便是放在今天,也是一件需要勇气而作出决定的事。让父亲有勇气作出决定的理由并非偶然——阿拉木图乐团在一次演奏中缺少小提琴手,旁边走出一位中国人。这人不爱说话,不惹人注意,却弹得一手好琴。除了拉得一手好琴外,他还会作曲。这次“雪中送炭”让当时阿拉木图的音乐界人士眼前一亮,眼前的这位中国人不是普通人。“父亲与黄训最开心的时刻是午后一起讨论音乐,一起拉琴。”阿依古丽说,姑姑家缺衣少粮,她每天去工会食堂打点菜汤回来给大家充饥。父亲见黄训准考证用完了,便让他每天步行到家中吃午饭。所谓的午饭并没上好的食物或粮食,但还是要比菜汤强些。“那些岁月艰苦难熬,可人们不屈的精神、灵魂上的自由、心灵上的不羁,无可比拟!”阿依古丽的这句话,或许很难理解其深刻内涵,而在上世纪40年代,吃、住、暖这些基本的生存条件,很显然严重困扰着包括洗星海、父亲、姑姑在内的所有人。

回顾洗星海短暂生命里的音乐创作,如夏花般绚烂。居无定所、寄人篱下、食不果腹、担惊受怕的日子,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却极为重要,自我完成了突破,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。在哈萨克斯坦,他完成了众多作品:交响组曲《后方》《满江红》,第二交响乐《神圣之战》,交响诗《阿曼盖尔达》《诗歌十首》《中国狂想曲》,改编哈萨克民歌以及其他作品。洗星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音乐家,也是哈萨克斯坦人民的音乐家。



过。我知道,我辜负了他真挚、纯朴的心意。

那一刻,我心里五味杂陈!有歉意、有难舍、有无奈……我知道,孩子已将我视为了亲人,甚至在心底,将我对他的关爱幻化成了母爱。但我能给他的帮助,确实有限!

岁月如梭,那一颗颗被我辜负的金灿灿的枇杷,永远地散落在我的记忆里!那个满怀爱意为我摘枇杷的少年、那个内心孤独渴望母爱的少年,如今的你,过得怎么样了?是否已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?我想对你说,人生总有失去与坎坷。在各自的际遇里,我们需要学会将寂寞与痛苦转化为思念与动力,把每一天都过得热辣滚烫!又是一年枇杷成熟时,少年啊!愿你心中的枇杷生生不息,愿你在时光的洗礼下,温润如斯,做自己命运的主人。



素描《愿得长如此 年年物候新》 孙永革作

她很冷——每年开春,冰川雪水融化,她裹挟一路的石块、木桩等奔腾而下,势如千军万马的狂浪在阿尔泰山脉的褶皱里行进,所过之处生机盎然,自然画卷徐徐展开……

我的那条河

◎光静静

我认识很多人,他们都不会记得我;我认识一条河,她定会记得我!

她很冷——每年开春,冰川雪水融化,她裹挟一路的石块、木桩等奔腾而下,势如千军万马的狂浪在阿尔泰山脉的褶皱里行进,所过之处生机盎然,自然画卷徐徐展开……小城人经过六个月的“封藏”后,终于舒展、生发了!

我第一眼见她,是15年前的夏秋之交,体委那摇摇晃晃的木板桥上。

上这座桥前,我经过了一片长着黄花绿草的小园子,园里有顶白色的帐篷,旁边还有个社区小院,一切是那么安静,时间轴仿佛都变得跳跃,思绪不时穿越在当时和过去、城市与自然之间。

上桥后,是一种天然、古朴的浪漫!铁锁链,我能闻到铁锈的甜,偶尔一块缺失的旧木板,一眼就能看到桥下的激流,头晕目眩的同时充满着新鲜感!乘着这份眩晕,与桥身和来子,晃悠着一种自然的韵律,须臾不疾不徐,过到桥的那一岸。

作为艺术女青年,我喜好这个调调。二十来岁的年纪,内心的河流也是每日每夜都在左突右奔、纠结冲撞,就像每日每夜克兰河都在歌唱,生命的河流,皆来自迷茫中探索的奔突……

我见她最壮观的一眼,是新年伊始的元宵佳节——那一晚的克兰河边,万家灯火、万人空巷,人山人海!今年阿勒泰市第十四届元宵灯会,“乐享雪都团圆圆”策划的初衷正是让雪都儿女都热辣滚烫起来,两盏花灯映红了雪都之夜,“月上梢梢头,人约黄昏后!”“五谷丰登花灯”“十二生肖花灯”等五个主题灯区,被分别布置在金山广场、五百里·风情街、桦林公园等地。那晚,我在五百里·风情街主持晚会。从调音台到台口,我必须得剥开层层人流,才能从夹缝中扒拉上去!一晚上多个节目、多个环节,上、下台我都不忍心扒拉边边的人群,他们不是老人就是小孩,只想寻个最近的好位置,那眼神里满是期待。那天天气寒冷,一刻不敢走,稍不留神神位就没了,直到结束得有三个小时纹丝不动,全力坚守着自己的“岗位”。

我在台上主持,冷得腿打颤,多亏裙子

够宽,看不出。台下,观众的热情却越来越汹涌!我抬眼远看,那一瞥,或许是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画面:近处舞台里三层外三层,右边克兰河堤上,远处的体委石桥都是人头黑点。而这座坚挺、宽阔的石桥,取代的正是当年晃悠悠的那个小木桥。

我瞬间感慨加了几句词:“亲爱的家人们,大家把目光从舞台移向周围身边,尤其是远处的石桥上!今夜万人空巷、今夜万家灯火、今夜万家团圆,天上月圆,人间团圆,雪都儿女用我们的热情画出这十多年来最璀璨的同心圆,台上歌舞热,可台下的大家,才是今夜真正的主角!”

我主持完歌舞、猜谜语等环节,9:30舞台交给了DJ老师,最关键的环节来了——篝火什么时候点?在前期策划、撰稿时,我们设置了固定时间。可真到了10点,篝火边人流的庞大和密集让主办方惊叹,更是犹豫——要不,再等等?为确保安全,等人流少些再点火……作为要配合说点火倒计时的主持人,我赶紧跟负责人,也就是当时市文旅局的叶书记联系,他在全场跑前跑后,一张天生白净的脸,被寒冷天气和高热度的工作“冰火两重天”对冲得红彤彤,看着都心疼!“现在,我请示上级,你只听我一个人的电话!”“好!我领命!”最后一直等到快11点。

一位同事七十多岁的老爸老妈,老寒腿,也是巴巴儿地站在台阶上,就等着看篝火。我说:“快带老人家回去吧!”“他们非要去看!想看!”篝火终于燃起的那一刻,尖叫声震彻了刚刚破冰的克兰河,那团火或许也预示了今年“我的阿勒泰”要爆火。那晚,我才猛然意识到——我的工作,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的工作,是被需要的!老百姓需要我们,迫切地需要!虽然我们没有农业能产粮食、牧业能放牛羊、工业能生产、旅游能挣钱,可我们提振了雪都儿女的精气神,真实不虚!

我们再加班、再添僵、再累也正得其所啊!我想,那一晚的克兰河已记录下这十多年来最火热的一刻!再到五月初,《我的阿勒泰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。我提前坐在家里地板上,守春晚一样地等着,边看,边涌热泪:“终于轮到我们的了,终于……”那涌的,或许是我们每个雪都人血液里祖辈辈都在流淌的——克兰河的水珠!



斜杠青年

◎杨建英

最近,手机刷出个新名词——“斜杠青年”,颇觉新鲜!也许,别人早就知道,可我真是第一次听说。

上调查才知,所谓“斜杠青年”指的是一类同时从事多种职业、兴趣爱好和学科领域的年轻人。其中的“斜杠”,即符号“(/)”,表示这些年轻人像斜线一样跨越不同领域,形成了多重身份和职业,比如“设计师/程序员/作家”、“音乐人/社交媒体运营/摄影师”等,以此展现他们的多样性和创造性。

“斜杠青年”一词源于美国文化领域的天才少年罗兰·巴特对自己进行描述时,用了“(/)”符号,表示他是一个同时具备写作、批评、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技能的人,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多面手”或“全才”。

其实,古今中外许多职业人都早已是所谓的“斜杠青年”。比如传说中的那个全才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:除了是画家,他还是雕刻家/建筑师/音乐家/数学家/工程师/发明家/解剖学家/地质学家/制图师/植物学家和作家;在中国,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是:政治家/军事家/思想家/革命家/书法家/教员/诗人……还有那位著名的弘一大师,也曾是地道的“斜杠青年”:文学家/画家/书法家/音乐家/戏剧家/僧人……最使我吃惊的,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竟也是标准的“斜杠青年”,他发明了“地质、猿人”等名词,是第一个使用“侏罗纪、白垩纪”名词的人,是第一个编著《中国地质略论》《中国矿产》图书的人,北大校徽、民国国徽由他设计,诸多图书封面由他设计,创造了成语不吝赐教、寸长尺短……他是地质学家/美术设计家/翻译家/藏书家/影评家/医生/公务员/教授/作家/诗人……

新疆著名作家周涛说过一句名言:“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。”看来,这句话在“斜杠青年”面前,要修改一下了!近年来,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下,“斜杠青年”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形容那些有着多重身份、复杂角色和个性充沛的年轻人。同时,他也被认为是新时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职场态度,他们通过大量的实践、学习与尝试,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技能,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奋斗注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动力。

就我生活的这座小城来说,堪称“斜杠青年”的也有不少。或许,我认识的人不多,知道的也就几位:比如师范学校的江怀庆(恕我用实名了),他是一名教师,也是位书法家、音乐家,分别办过书法班、钢琴班;还有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李娟,也堪称标准的“斜杠青年”,她是裁缝/商店老板/作家/诗人;老一辈的鹿秀卿:精书法、懂诗词、会拉琴;王仁:懂中医、识草木、精通汉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等多种语言;少数民族作家中,太多人会写作、吟诗,会说几种语言、会唱歌、会弹冬不拉,等等;再比如,从去年冬天开始,小城开通了“网约车”,小城不少有车一族的青年,除本职工作之外,还多了一项新职业——网约车司机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开始逐渐把社会生产分工化和细分化了,一人一职成为了人们主要的工作和谋生手段。而现在的年轻人,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,只有在不断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,去发掘和深化,不断地丰富自己,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能长期去做的事情,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“斜杠青年”!

说到底,“斜杠”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展开与探索的方式。